

# 徐宗澤與《聖教雜誌》研究

徐文華\*

本文選取近代上海天主教智識分子徐宗澤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研究他一生的活動、貢獻及思想等，來對近代中國天主教智識分子的生存狀況、所思所想、思想特點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之所以選擇徐宗澤神父，是因為他主編了民國後創辦的耶穌會機關報《聖教雜誌》。該雜誌是一份全國性的刊物，在近代天主教會內影響較大，而徐宗澤一生的活動都與《聖教雜誌》聯繫緊密，任職期間他在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文章。這些文章內容廣泛，涉及宗教、哲學、歷史、社會、政治、文化、法律、經濟等很多方面，其言論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上海圖書館近現代文獻庫藏有較全的《聖教雜誌》，及徐宗澤編輯的很多書籍。此外，本文還將參閱與徐宗澤同時代的基督宗教信仰徒在某些相同問題上的言論，及當時其它公教刊物上的相關報道文章，如《聖心報》（1887年問世到50年代初停刊）、《磐石雜誌》（1922年出版）、《新北辰雜誌》（1924年出版）、《益世報》（1946年6月15日上海版）、《上智編譯館館刊》（1946年11月至1948年6月）等，這些共同構成本文研究的文獻基礎。

## 引 言

一直以來，學界比較重視基督新教智識分子的研究，如趙紫震、吳耀宗、吳雷川、徐寶謙等，因為基督新教在中國從事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影響深遠；相比之下，天主教則更注重信徒數量的增長和教內事務的管理，不太注重與外界社會的交流溝通，由此造成的封閉和保守阻礙了人們對近代天主教歷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天主教培養了大批中國天主教智識分子，如李問漁（1840-1911）、潘谷聲（1867-1921）、馬相伯（1840-1939）、英斂之（1866-1926）、徐宗澤（1886-1947）、朱志堯（1863-1955）、王昌社（1899-1959）、吳經熊（1899-1986）等等。這些人在近代公教舞臺上非常活躍，我們在翻閱20世紀上半葉相關的歷史文獻時會發現他們的活動痕跡。關於近代天主教智識分子的研究，現在學界關注較多的有“愛國老人”馬相伯，創辦《大公報》的英斂之；之所以對兩人研究較多，是因為他們要求羅馬教廷幫助培養中國本土高級神職人員的

呼聲最高，在推動中國天主教本土化運動中表現非常突出。但還有其他更多的天主教智識分子仍處於默默無聞的狀態，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優秀分子非常博學多才，如被認為是“無年無書”的李問漁，他翻譯的書達三十九種之多，其中亦有難以翻譯的科學巨著，如《西學關鍵》八卷<sup>(1)</sup>；如主編近代上海耶穌會機關報《聖教雜誌》的徐宗澤，發表大量關於歷史、宗教、哲學、社會、政治、心理等方面文章；如1935年獲授巴黎天主教大學神學博士學銜的王昌社，他乃中國神父得此學位的第一人，其博士論文收入巴黎《神學史名著叢書》<sup>(2)</sup>；如被視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之奇才的吳經熊，他曾漢譯《新經全集》和《聖詠譯義初稿》等，被學界譽為“譯得古香古色”且“和中國古詩精神相近”，他用英文撰寫的《超越東西方》一書敘述了自己對基督宗教的信仰和理解，同時把它與儒、佛、道三教及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比較，希望達到對中西文化的一種超越境界，該書在紐約初版，此後先後被譯為法文、葡萄牙文、荷蘭文、德文、韓文出版。<sup>(3)</sup>

\*徐文華，武漢市第十二中學歷史教師，上海大學歷史學碩士，師從顧衛民教授。

近代這些天主教智識分子們翻譯了大量西方宗教哲學書籍，在對一些外來名詞的翻譯和對如何將中西譯文彼此更準確的表達方面，都做出了很多開創性的貢獻。但由於很多文獻在國內保存較少，其中不少資料還為法文，而且系統的宗教、神學思想對於一般研究學者來說理解起來也有一定難度，所以人們對近代這些宗教學者們所做貢獻的研究仍很欠缺。

現在能找到的關於徐宗澤的資料，除了他在《聖教雜誌》上發表的大量文章及由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徐宗澤編著的著作外，關於他的生平記錄及其回憶性文章較少，主要是歷史學家方豪在其著作《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有一篇關於徐宗澤的傳記，在《方豪六十自定稿》中有〈我懷念徐潤農神父〉、〈徐神父略歷〉、〈懷相伯與斂之，念萬桑與潤農〉三篇回憶性文章。現存徐宗澤的相關書信有：朱維錚教授主編的《馬相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中收錄有馬相伯與徐宗澤間的六封書信，歷史學家陳垣的後人陳智超主編的《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有陳垣與徐宗澤間的十五封書信，這些書信的內容主要是關於一些公教歷史問題的討論。其實，徐宗澤與近代公教界很多智識分子都有長期的書信往來，如著名文學家蘇雪林、歷史學家方豪，但那些書信現在都很難找到了。其它一些近代公教報刊對於徐宗澤的活動也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如徐宗澤神父於1947年去世後，近代重要公教報刊都報道了關於徐宗澤神父的一些追悼活動，如方豪主編的《上智編譯館館刊》、《益世報》（上海版）、《益世週刊》等。在《益世報》1947年的6月、8月上，發表有很多公教界人士的悼念文，《益世週刊》第29卷第4期還出版了追悼特輯。這些內容對於我們瞭解徐宗澤的生前活動也提供了一些資訊。

目前學術界對於徐宗澤及其主編的《聖教雜誌》還沒有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在出版史研究方面，1927年1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在談論徐匯雜誌時，該書對《聖教雜誌》的演變歷程進行了簡要介紹。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阮仁澤、高振農主編的《上海宗教史》

一書，在“上海天主教會報刊”一節中以時間為序較詳細地講述了《聖教雜誌》的演變歷程，介紹了對第一任主編潘秋麓的生平及其擔任主編期間雜誌內容的特點、第二任主編徐宗澤的生平及其擔任主編期間雜誌宗教色彩的增強等。同時，隨着改革開放後學術研究領域自由之風越來越濃厚，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教會史這一領域，研究近代基督宗教的人欲瞭解當時中國天主教的一些發展狀況，都會去查閱《聖教雜誌》以尋找相關資料。<sup>(4)</sup>從總體上看，學術界更多是把《聖教雜誌》作為近代天主教會的一種文獻資料來利用，作為瞭解近代天主教事業發展的一個窗口。至於該雜誌第二任主編徐宗澤，人們對他的認識恐怕更多的是通過他編寫的兩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1938年土山灣印書館）、《明清耶穌會士譯著提要》（1949年中華書局版）。關於他對中國天主教研究的評價，學界認為他與同時代的天主教智識分子黃伯祿司鐸斐默、李秋司鐸問漁、沈容齋司鐸則寬、馬良司鐸相伯、北京英華先生斂之等，他們的研究被認為是“基本都停留在舊籍之整理及史料的編纂上，還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sup>(5)</sup>。但近代歷史學家陳垣在完成《吳漁山年譜》後，曾寄詩一首予方豪稱：“教中柱石推朝土，墨井荒涼置道邊。今日譜成聊舉逸，發揮仍賴有豪賢。”註云：“豪賢謂方司鐸、徐盧伽。”方司鐸即方豪，徐盧伽指徐宗澤。<sup>(6)</sup>陳垣把徐宗澤與著名教會歷史學家方豪相提並論，可見其貢獻之大。奧地利學者雷立柏在《論基督之大與小：1900-1950年華人智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一書中，對徐宗澤有這樣一些評價。“徐宗澤是一位非常淵博的學者，他的著作包括哲學、倫理學、神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及歷史學。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著作中很多是科學水平很高的著作，它們引用了西方先進的學術成果。”“徐宗澤的神學著作與哲學著作對於民國時代公教的思想甚至對於神學術語有相當大的影響。他雖然還用古文或‘半古文’的表達方式，但他的思想是現代的，是跨越東、西、古、今的。”<sup>(7)</sup>“至今，徐宗澤是一個還沒有被發現的‘大師’。”<sup>(8)</sup>前人的諸多評論顯示

徐宗澤在近代中國天主教史上有着比較突出的貢獻，然而關於他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學術界對於徐宗澤研究的不夠深入可能存在以下一些原因：1) 徐宗澤生前為人謙遜，關於他的生平資料非常少，現在學術界對他的瞭解大多僅限於天主教歷史學家方豪所著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及《方豪六十自定稿》中的一些記錄。2) 徐宗澤的人生經歷及其言論都很平實，沒有太多值得誇耀或能引起人們注意的地方。3) 作為一名天主教神父，徐宗澤在擔任《聖教雜誌》主編期間，該雜誌積極擁護羅馬教皇各項通諭，以及各地教務的報導，雖然其中也有文化方面的評論文章，但總的看來事務性較強，這一點也轉移了人們對他更進一步研究的重視。

本文欲在收集徐宗澤相關的各種文獻基礎上，對他一生的活動和思想作一個比較全面的梳理，即他的生平、他的教會歷史研究、他擔任徐家匯藏書樓館長期間的活動、他主編的《聖教雜誌》、他對教會教育、政治、社會等問題的看法等，通過述介徐宗澤的活動及其思想，總結他作為一個近代天主教智識分子身上所體現出的以下幾個比較突出的特點：作為一個耶穌會士的文化關懷；虔敬的宗教信仰；對天主教本地化的關注和對社會問題的重視。——以上是本文的基本結構。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堅持把歷史人物還原到歷史的時代大背景中去，運用聯繫的、比較的、發展的方法進行研究，在大量歷史史料的基礎上進行歸納，不做無根之談，不擅下結論。由於與徐宗澤思想成長過程相關的日記或回憶性記錄很少，我們不能從時間的縱向上來分析他的思想發展過程，祇能從橫向上通過整理他各方面的思想活動來理解他的思想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不能動態地、發展地認識徐宗澤，但本文將盡量通過分析比較與他同時代的天主教智識分子們的成長特點來彌補這一缺憾。另外，徐宗澤談論了不少宗教哲學思想，涉及早期西方宗教思想史的發展內容，而且引用了很多外文資料，這些相對於一直學習中國近代歷史的筆者來說，由於知識面的限制，使得本文在對徐宗澤的宗教、哲學、社會等思想特點的分析上，存在不夠深入的缺憾。對此我

將較多閱讀相關西方宗教思想史著作，同時請教對此內容研究較多的專家老師的意見，希望能盡量客觀、準確地展開研究。這就是我為對本文研究可能存在的問題及如何解決而提出的看法。

### 徐宗澤與《聖教雜誌》

徐宗澤一生的傳教事業與《聖教雜誌》是密不可分的，在擔任主編的十四年時間裡，該雜誌上發表了他的大量文章，成為他開展天主教工作進行天主教文化研究的重要舞臺。同時，《聖教雜誌》作為近代上海耶穌會創辦的一份全國性機關刊物，不僅發行範圍廣而且影響大。瞭解該雜誌的創辦情況及徐宗澤擔任主編期間雜誌的變化，有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他作為一個天主教辦報人的辦報思想，及他面對各種社會變遷所表現的強烈時代性。

《聖教雜誌》由上海徐家匯耶穌會士於1912年1月1日創辦，其前身為《益聞錄》、《彙報》。《益聞錄》是上海天主教最早問世的報紙，也是中國天主教歷史上的第一張報紙，於1879年由耶穌會中國神父李問漁<sup>(9)</sup>創辦，後於1898年與上海天主教人士朱志堯和另一朱姓教徒創辦的《格致新報》合併為《格致益聞彙報》，1907年又更名為《時事科學彙報》，次年簡稱為《彙報》。<sup>(10)</sup>辛亥革命後，《彙報》停刊，取而代之的就是《聖教雜誌》。相對於其前身，《聖教雜誌》的宗教色彩明顯增強，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國內信徒數量大增，據統計1900年全國天主教信徒七十四萬多人，1907年增至約九十萬，1910年約為一百三十六萬，1918年約為一百九十六萬人<sup>(11)</sup>，編輯們可以不必過多考慮非教徒們的反應。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建立，所通過的《臨時約法》實行“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的政策，這一點使很多在華外國教會認為是傳播宗教信仰的契機到了。徐家匯耶穌會在民國初創辦《聖教雜誌》這一舉動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當時上海天主教的刊物還有《聖心報》，它是由祈禱宗會創辦，在1887年間世到50年代初停刊，長達六十三年，是上海天主教內歷史最長的刊物。此

外，還有《益世報》，它在上海發行量非常廣，但該報不是上海天主教會主辦的，它是由比利時傳教士雷鳴遠於1915年10月在天津創辦的，1946年6月15日《益世報》上海版發行，不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該報就停辦了。與《聖心報》、《益世報》比較起來，《聖教雜誌》作為上海耶穌會的機關報，體現了20世紀上半葉天主教耶穌會事業在華發展的特點。因為上海徐家匯的天主教事業是由法國耶穌會一手建立起來的，它在大小文化機構都帶有明顯的法國色彩<sup>(12)</sup>，所以通過《聖教雜誌》我們能瞭解法國耶穌會在華的發展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1938年上海淪陷，《聖教雜誌》所處的徐家匯地區又在租界之外，於是被迫停刊，所以《聖教雜誌》的真正歷史祇有1912年到1938年共二十七年時間。

擔任《聖教雜誌》主編一職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天主教人士：該雜誌的創刊人為耶穌會中國神父潘谷聲（1867-1921）<sup>(13)</sup>，潘谷聲任主編直至1921年底去世；1922年由法國神父孔明道任主編，中國神父張百祿、楊維時任副主編；1923年改由楊維時任主編，中國神父徐宗澤任副主編；1924年徐宗澤接任主編直到1938年8月停刊。由此可見，《聖教雜誌》前後經歷的兩位任期時間最長的主編就是潘谷聲和徐宗澤，而徐宗澤擔任了近十四年的主編，是歷任主編中任期時間最長的。該雜誌其他編創人員主要是上海耶穌會培養的中國神父，也不乏一些外國神父與教區神父的參與，如惠主教、成主教、丁宗傑、陸徵祥等；也還有一些當時的社會活動家，如馬相伯、竺可楨、潘光旦等，雖然他們不是雜誌的主體人員，但他們的參與無形中增加了雜誌的豐富性。從編創人員的組成情況來看，《聖教雜誌》是一份主要由中國神職人員組織創辦的教會雜誌。<sup>(14)</sup>

作為上海耶穌會的機關刊物，而且還處於上海這樣一個駐紮有各國宗教教派的國際大都市，《聖教雜誌》創辦質量較高，在全國公教界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代表性。儘管《聖教雜誌》應民國建立這一中國新形勢而創辦，而且編創人員主要由中國神職人員組成，但我們仍不能忘記當時中國天主教會仍掌握於外國教會手中這一事實。《聖教雜誌》亦不例

外，有一個史實為證：即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天津的愛國教徒發起了一些愛國活動，《聖教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公教友之熱心救國”<sup>(15)</sup>的文章，支援天津教友的愛國行為。但當教務巡閱使光若翰到達上海後，教會立場就發生了變化，他指示《聖教雜誌》發表“特別聲明”，強調“教會中立”，重申反對罷工和學潮的立場，申明教徒“如果違反，應得神罰處分”。<sup>(16)</sup>我們由此可知，當時外國教會勢力對中國信徒的愛國行為的壓制和控制之嚴，而中國天主教智識分子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作，其言論之謹小慎微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在這樣一個工作環境下，徐宗澤開始了他一生的天主教傳教事業。我們先來瞭解一下徐宗澤任主編後，《聖教雜誌》在創辦宗旨、內容編排方面有哪些變化。

該雜誌創辦之前，出有樣本，分送各界，現將其發刊辭大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 甲簡章：

一本報定名聖教雜誌專登教中通道學說事實凡不涉教事者概不採入

二每月一期與聖心報同時出版每期暫定十六張俟銷數較旺再為擴充。

三本報每年十二期暫定大洋二角郵費由中國郵局寄者外加一角二分由外國郵局寄者加二角四分如兼訂聖心報者郵費暫免

#### 乙目次：

一論旨 凡教皇上諭及羅馬各聖部文牘擇要譯登

二論說 本館記者自著俱係教友社會有關係之文；

三近事 凡各國教中大事及新聞等俱入此類；

四辨道 凡近人謬說與通道及哲學背馳者俱根據大道盡力駁斥以挽狂瀾

五考據 凡關於聖教掌故如聖經聖道禮節經文等俱源窮委以餉同志

六答問 凡問道及疑難之端為之解惑析疑；

七雜著 凡中西名人演說傳記文牘等與教務有關者或譯或編列入此門；

八介紹 凡有教中聖書新刊之本為之批評以貢獻於編者。(17)

由以上內容可知，該雜誌創辦時確定的目標就是要以刊登與天主教有關的通論、新聞、論述等文章為目標，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而且要記錄各國教中大事，讓信徒瞭解世界公教發展形勢。該雜誌有較多論述性文章，較少記敘、散文等文體，針對的是知識水平較高的讀者，非一般的平民信徒。以上這些創刊宗旨貫穿着《聖教雜誌》二十七年創辦歷史。那麼徐宗澤擔任編輯後，該雜誌內容出現了哪些變化呢？

徐宗澤擔任主編後，關於雜誌的編輯情況曾先後發表過這樣一些社論性文章：第十四年之《聖教雜誌》：“一、改用新式標點，以分析辭意；二、卷首登一短篇社論，以餉閱者；三、近事用小字排印，以便多載；四、闢通訊一欄，以交換意見；五、中外大事表，易以稍有系統之時事記述，似更有趣味……”(18)〈聖教雜誌之主張〉一文強調天主教應該注重教會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天主教的傳入歷史；新時代有很多新問題，其中社會問題最為突出等，這些都將成為雜誌內容的目標。1928年開設

“新時代評論”一欄，針對社會上新出現的很多社會、道德、政治等問題以短篇的形式進行討論。(19)〈本社之懷抱〉一文強調除擁護天主教會、刊載教義外，還積極報道支持公教組織活動的開展，如中華公教信友進行會，中華公教青年會等，尤其當注意的是神父的培養，國籍男女修會的創設。(20) 1931年該雜誌創辦二十週年時，主編再次強調對於一些新思潮也應給以關注。1934年底，該雜誌開設“信箱”、“隨筆”欄目，針對讀者來信及社會現象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回答，注重與讀者的交流和溝通。由於白話文淺顯易懂，比較受歡迎，所以對於一些白話文稿也採用。以上這些變化，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一個統計表來看就有更深入的認識。

本表把《聖教雜誌》的整個創辦時期分為兩部分，因為潘谷聲主編於1921年底去世，在1922年到1923年期間有其他神父代理過主編一職，直到1924年徐宗澤才成為正式主編，所以我以1923年12月為界，把《聖教雜誌》分為兩個時期。即以潘秋麓主編為主的時期和徐宗澤主編的時期；再根據徐宗澤主編於1936年所做的〈二十五年聖教雜誌分類索引〉一文，對該雜誌近三十個類別的文章數量進行一次粗略的統計，通過這個統計使大家對於兩任主編期間雜誌內容上的一些變化有一個更為直觀的認識。

《聖教雜誌》內容結構一覽表

期別 類別	1912、1-1923、12		1924、1-1938、8		徐宗澤發表文章篇數	
	篇數	(%)	篇數	(%)	篇數	(%)
1、通牒	13	2.2	21	1.7	0	0
2、教理	16	2.6	58	4.7	37	11.8
3、經文	16	2.6	14	1.1	0	0
4、辯護	22	3.6	20	1.6	5	1.6
5、神業	5	0.8	4	0.3	1	0.3
6、宗教	13	2.2	72	5.8	32	10.3
7、孔教	26	4.3	0	0	0	0
8、教史	69	11.4	32	2.6	4	1.2
9、傳記	184	30.6	124	10	6	2
10、教務	23	3.8	123	9.9	26	8.3
11、考據	41	6.7	73	5.9	7	2.2

12、公青	3	0.5	27	2.2	13	4.1
13、哲學	5	0.8	41	3.3	12	3.9
14、科學	3	0.6	11	0.9	0	0
15、公進	22	3.7	12	0.9	3	0.9
16、教育	24	3.9	82	6.6	27	8.7
17、政治	1	0.1	79	6.4	41	13.3
18、社會	37	6.2	35	2.9	19	6
19、論文	15	2.4	7	0.5	1	0.3
20、文化	0	0	33	2.8	8	2.6
21、婦女	0	0	72	5.9	2	0.6
22、文學	0	0	8	0.6	0	0
23、記事	11	1.9	19	1.5	0	0
24、小說	46	7.7	41	3.4	0	0
25、遊記	0	0	20	1.6	11	3.5
26、文藝	0	0	42	3.5	0	0
27、隨筆	0	0	26	2.1	26	8.3
28、信箱	0	0	27	2.2	26	8.3
29、掌故	0	0	64	5.2	5	1.6
30、雜錄	8	1.4	48	3.9	1	0.3
合計	603	100	1235	100	313	100

根據《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的〈二十五週年聖教雜誌分類索引〉和各期目錄統計與推算

通過上列統計表，我們可以看出徐宗澤任主編後，雜誌新開了以下欄目如“文化”、“婦女”、“文學”、“遊記”、“文藝”、“隨筆”、“信箱”、“掌故”等，而且這些欄目文章的數量還佔了較大的比重。這些文章文學色彩較濃，豐富了雜誌內容，並且注重與讀者的溝通，呈現了一種世俗化、大眾化的傾向。這種變化可以說是對潘主編當年提到的“不涉教事者概不採入”說法的一個改變。

徐宗澤任主編後，文章所佔比重下降較大的有：“孔教”、“教史”、“傳記”、“公進”、“社會”等。“孔教”案主要是指袁世凱上臺實行尊孔復古的文化政策，及1916年段祺瑞政府上臺後提出“天壇草案”，草案第十九條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體”。袁世凱和段祺瑞這種利用所謂“孔教”來為政治服務的做法，遭到宗教界人士的強烈反對<sup>(21)</sup>，但公教界對此議題討論時間並不長。關

於“教史”、“傳記”的內容主要是一些天主教教會歷史和天主教人物傳記，它屬於外國天主教史，潘秋麓任主編期間雜誌發表了很多相關的連載文章。關於“公進”文章，主要是指民國成立後，中國天主教徒們欲成立一個便於發動和組織全國公教活動的組織，即“中華公教進行會”。1912年7月《聖教雜誌》上發表他們擬寫的〈組織中華全體教友聯合會宣言書〉，他們函請潘谷聲主編“起草立會宗旨等簡章”<sup>(22)</sup>，於是潘主編在1912年第8期上發表了他起草的〈中華公教進行會簡章〉。潘主編對“中華公教進行會”給以大力支持，這樣《聖教雜誌》從一開始就成了這一組織的重要通信和宣傳機關，所以前期關於“公進”的文章會比較多，但後期也有很多相關報道，祇是所佔比重相對減少了。對於“社會”問題，因為1848年歐洲工人運動高漲，俄國、德國、法國等國工人運動較多，另外一戰後俄國建立了蘇

維埃政權，擴大了社會主義理論在全球的影響，所以潘主編期間雜誌對於社會黨的問題談論較多，而徐宗澤主編期間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內容，數量上祇是相對的減少了。

徐宗澤主編期間，雜誌上發表文章所佔比重增加的有：“宗教”、“教務”、“公青”，“教育”、“政治”等。20世紀上半葉，隨着人們民族情緒的日益高漲，1922年至1927年發生了非基督教運動，在華外國教會面臨了來自文化界、教育界、政治界各方面的質疑和挑戰，所以關於“宗教”、“教育”、“政治”方面的文章比較多，1926年6月還出版了“教育專號”。另一方面，外國在華教會也積極進行一些改革，以適應急遽變化的中國社會，如何用公教思想培養青年信徒使他們形成公教人生觀，便成為公教青年會開展活動的目標。羅馬教廷也開始重視和推動本土神職人員的培養工作，1922年2月第一任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來華，這一事件是中國公教史上的大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聖教雜誌》對於剛恆毅從1922年2月來華到1933年2月因病返意大利這十一年間在華的一系列重大活動都進行了報道。1924年5月至6月，中國天主教史上第一次主教會議在上海召開，對於這一中國公教史上的重要會議，《聖教雜誌》於同年的第七期出了“主教會議專號”，詳細刊載了會議討論的各項內容和大會通過的決議。1926年9月，剛恆毅攜同五名中國傳教士赴羅馬參加祝聖大典，對此新聞該雜誌也進行了報道，並刊登了當時祝聖時的照片。1929年7月出版了“全國教務統計專號”，資料由當時全國主教神職班提供，包括全國主教及監牧表、全國傳教司鐸及修士表、全國修院修士表、慈善事業表等。在這種情況下，“公青”、“教務”的內容大大增加了。這些變化顯示了20世紀20年代後，中國天主教會的本地化運動迅速開展。<sup>(23)</sup>

而從徐宗澤自己所著述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教理”、“宗教”、“教務”、“教育”、“政治”和“社會”。“教理”方面，徐宗澤寫了很多關於“寵愛論”的靈修文章；“宗教”方面，徐宗澤關於宗教的起源、宗

教的定義、人類的宗教信仰、宗教學的研究等方面的論述；“教務”方面，主要是指徐宗澤自1925年開始在每期開頭發表的編者言，主要是一些關於如何培養教徒及如何發展教務的言論。至於“教育”、“政治”、“社會”，本文會在接下來的內容中集中論述。同時，通過統計我們會注意到，徐宗澤所發表文章的篇數佔雜誌總篇數的百分之十七，並且徐宗澤的很多文章都較長，他的一篇〈社會主義的鳥瞰〉就長達一萬三千多字，所以從字數版面上看徐主編的文章絕對不止17%。作為一個主編，他所發表的文章數量為何如此之多？方豪曾有一篇〈我懷念徐潤農神父〉的文章，這樣寫道：“他的著作環境實在太壞了！差不多外國教士，能著作的，都沒有雜務。中國神父就不然；即以徐神父而言，他在最忙的時候，曾身兼六職，而且都是極瑣碎的事務，叫他怎麼能細心研究？可是雜誌的篇幅不能不填滿，書籍也真缺乏，不能不應急需，於是乎一切筆記、劄記都編譯成書。”<sup>(24)</sup>此言似乎道出了當時的一些真實情況。

其實天主教會並非不注重創辦在華中文雜誌，徐家匯耶穌會早期培養的馬相伯、馬建忠、李問漁等這些優秀的中國天主教士，其最初目的就是要讓他們從事中文雜誌的創辦。<sup>(25)</sup>1936年中國公教界各種重要報紙及雜誌參加《羅馬觀察報》創刊七十五年紀念報紙展覽會，1947年5月16日第一次全國公教出版會議在上海舉行。儘管天主教也很重視文化活動，但由於外國教會的控制和思想上的相對封閉使天主教會的文化事業發展並不如基督新教那般活躍。對於公教報刊存在的問題，《聖心報》上曾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第一，太輕便了。出版的東西，除了一二種中型刊物，若聖教雜誌，我存雜誌，新北辰……之外，大概都是薄薄的小小的幾張，幾口氣就能唸完。第二，是太陳舊。社論大概缺少時間性，新聞更不論，可說都是些新故事，寵光社的新聞轉輾登載，未免過於重複。第三，是太乾澀，一切文字，大概用在談論道學，絕對沒有興趣兩個字介乎其間。第四，有幾種雜誌，編者人數太少，內容自難豐富，編者雖然有時會換上幾個筆

名，但看看文字筆法，就可以看出祇有他一人在牽線；試想一人的精力有限，如此一月二月尚可安度，但一年二年之後，自然腦汁絞盡而刊物陷於停頓，即倖而不停頓，也難弄出好東西。”<sup>(26)</sup>此言道出了公教報刊界存在的一些普遍現象，而文中所談到的第四種情況似乎就是在說《聖教雜誌》主編徐宗澤一人撰寫很多文章的現象。之所以會存在這些問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外國教會控制下的公教思想言論封閉保守，這直接導致雜誌的讀者少，銷量不廣，進而影響雜誌創辦資金的缺乏、稿件質量下降。

儘管近代公教報刊業不是很景氣，工作環境惡劣，但一直堅守在文化出版崗位的仍然是那些中國天主教智識分子們，徐宗澤便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長期的文化工作使他對於教會報刊界存在的問題，及該如何辦報等問題更是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曾發表〈對於公教報紙的感想〉一文，認為：

1) 報紙上論文的範圍應廣，不應受諸多社會政治因素的拘束。很多人認為公教報紙祇能談與公教相關的內容，而與公教無關的異教內容都不必採納，這樣辦報祇會使報刊論文的範圍非常狹隘，徐宗澤認為如果編者能用公教的眼光評論，任何事都可以納入討論範圍之列。

2) 公教報紙當起到引導思潮的作用，對於一切學說主義，應給公眾示以當遵循之準繩。如當時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讀書競爭會”、“新生活運動”等，又如國民黨北伐時，革民黨大力宣傳三民主義，公教中的言論有讚成三民主義者，有不讚成者，有分別取舍者，還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理論、新文化運動、非宗教同盟、無神論、唯物主義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公教報紙討論的對象。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兩種方法，即消極法和積極法：消極法就是從天主教角度進行辯駁，指出對方的錯誤；積極法就是闡明天主教的教義或道理，告訴人們應該選擇的正確處理方法。<sup>(27)</sup>

這些理論顯示了徐宗澤對於社會世俗問題的關心和參與意識，對於來自外界的各種挑戰不是消極的逃避或一味攻擊，而是在充份瞭解的基礎上從天

主教角度提出一些積極的回應方法。這種較為客觀的態度和平穩的處理方式，與近代中國整個天主教會給人與世隔絕的感覺不太一致，也是徐宗澤這些天主教智識分子們希望改變當時天主教會比較少關注社會問題的一種努力。

至於公教報紙上的論文，徐宗澤認為：

第一要穩妥，一種新的思想、新的主義、新的宣傳、新的運動，在未曾成熟之前，未曾認識其目的和它所用之方法之前，不當隨聲附和。公教報紙不尚新穎，不做先鋒，要在求穩妥中成為時代的領導者。

第二要負責，報紙作為一個言論宣傳機構，其責任重大。公教報紙的負責人其最大的職任是關於信德道理，風化倫常，及言論的適宜問題，其次辦報者不要怕，切實去負責，不卑不亢，有包容心。

第三要有主張，凡報紙領袖社會思想的資格的，必有他的主張，且其主張必健全，必超越，必切實際，能引起人們的信仰，足以指導時代之思潮，為真正的主張。因此公教報紙不當奴於成見，偏於感情，審事度理，要以基督的精神為精神。

第四要提高思想，公教中雖有不少知識階級，但總體來看，讀書識字還沒有得到普及，故教友的知識程度不甚高，公教報紙的論文所以要有充實的思想，豐富的知識來提高信徒們的文化水平。<sup>(28)</sup>

穩妥、要負責、要有主張、要提高思想這四點是徐宗澤對於文章的具體要求，可見他作為一個辦報人對於如何辦報及文章的思想性等各方面都形成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這些都是他從事《聖教雜誌》十多年主編工作得出的經驗。

《聖教雜誌》是徐宗澤一生熱心經營的文化事業。1938年日軍從金山衛登陸上海，該雜誌所在地處於租界之外而被迫停刊。1945年抗戰勝利後，徐宗澤有一個願望就是恢復《聖教雜誌》，但沒有得到教會支持。<sup>(29)</sup>據歷史學者方豪回憶，1947年5月17日在上海舉行中國天主教出版會議，當時方豪向高樂康神父（比利時人）、黎培黎公使提出讓徐宗澤參加的想法，並去函讓徐神父做準備及詢問他對於會議的意見，結果徐宗澤回信說：“希望公教書籍

在文字上多加注意，不要出些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的書。”同時他叮囑方豪在會議上在這一點上更多說話。然而，徐宗澤最終也沒有得到邀請去參加。<sup>(30)</sup> 徐宗澤神父去世後，各大新聞出版界紛紛派代表出席他的追悼會，這些都是對徐宗澤一生在公教出版業所作卓越貢獻的最好肯定。

## 【附錄】

徐宗澤在《聖教雜誌》中所著文章篇名一覽表

1924年	第2-5期 第10-12期 第5期 第8-9期	〈哲學史綱〉 〈哲學史綱〉 〈對於近今婦女問題當知之原則〉 〈宗教問題之商榷〉
1925年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第7期 第8期 第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第十四年之聖教雜誌〉、〈統治權之原始〉、〈哲學史綱〉(第1期-第11期) 〈教友當有之傳教思想史〉 〈教中的知識階級宜洞明教理〉 〈思想與行誼之關係〉 〈灌輸聖教觀念〉 〈聖教之對於國故觀〉 〈人生觀〉 〈我人對於現代思潮應持之態度〉 〈推廣教中小學之緊要〉 〈教友思想〉 〈教友性命〉 〈教友良心〉
1926年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第7期 第8期 第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將來〉、〈十七世紀灌輸西學之偉大〉(第1-3期)、〈亡靈在來世之處境〉 〈培植教中領袖人物〉 〈教中當有合作精神〉 〈犧牲精神〉、〈中國學界之新舊思想〉 〈社會化〉、〈知識論〉 〈教育專刊發刊辭〉、〈何謂教育〉、〈歷史上之聖教學校概觀〉、〈歷史上聖教教育精神〉、〈收回教育權評議〉、〈幾個學校問題〉、〈幾個教育問題〉、〈教育與宗教分離評議〉 〈教宗新通諭之所訓我教友者〉、〈自由的新名詞〉 〈新舊〉、〈歸納法〉 〈恭頌天位本籍主教〉、〈宗教學〉 〈編印聖教業書之我見〉、〈宗教學〉 〈教育之一個注意點〉、〈宗教學〉 〈墨化與討墨〉、〈宗教學〉

1927年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第7期 第8期 第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中國傳教事業之新經猷〉、〈宗教學〉(第1-7期) 〈好惡〉、〈心象論〉 〈大規模之聖召運動〉 〈評論〉 〈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嗎〉、〈法律總論〉 〈一個好試驗〉 〈教友今後之重要任務〉、〈社會主義的鳥瞰〉 〈能自動有進取之青年〉 〈教育之我見〉 〈十二八紀念週〉、〈天主教與近今之政黨〉 〈我之有望於青年士女者〉、〈聖依納爵之神操〉、〈聖多瑪斯之超性學要譯本〉 〈努力下層工作〉、〈社會經濟之釋義〉
1928年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第7期 第8期 第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聖教雜誌之主張〉、〈聖寵論〉(第1-12期) 〈今日之所謂平等〉 〈今日之所謂自由〉、〈國內法〉 〈社會地生活素〉、〈國內法〉 〈聖教教育之曙光〉、〈社會經濟概論〉 〈聖教書報之一好兆〉、〈社會經濟概論〉 〈聖教青年之一好望〉、〈天主教與社會問題〉 〈苟安〉、〈天主教與社會問題〉 〈讀教皇致中國人民電有感〉、〈天主教與社會問題〉 〈十二八二週紀念〉、〈三民主義教育公評〉 〈祝聖惠主教志喜〉 〈中華公教信友進行會喜聞〉、〈羅馬教廷致中國通牒之分析〉
1929年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第7期 第8期 第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教宗對中國傳教之新猷〉、〈全國教育會議與吾聖教教育之關係〉(第1-2期)、 〈聖寵論〉(第1-11期) 〈教宗對於中國傳教事務之綱要〉 〈我之鼓吹司鐸聖召觀〉 〈當今教宗晉鐸五旬金慶〉、〈羅馬教皇國榮復之經過〉 〈再論教育〉、〈澳門舊聖堂〉、〈新時代評論〉 〈統一經文芻議〉、〈羅馬教宗〉、〈廣錄陳谷川華僑地域觀〉 〈卷刊語(全國教務統計)〉、〈公教教育〉 〈勞工問題之解決法〉、〈康得派或名批評派〉 〈保祿宗徒傳教法〉、〈保祿宗徒之婦女觀〉 〈設聖教女子師範之緊要〉、〈三民主義之分析〉 〈青年勸〉、〈保祿宗徒之貞潔觀〉、〈三民主義之分析〉 〈當今教宗五旬金慶感言〉

1930 年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第 8 期 第 9 期 第 10 期 第 11 期 第 12 期	〈本社之懷抱〉、〈人類之宗教信仰〉、〈三民主義之分析〉(第 1-11 期)、〈寵愛論〉(第 1-9 期) 〈人類之宗教信仰〉 〈教育權〉、〈譯書論〉 〈國家與教育〉、〈世界宗教信仰之主要觀念〉、〈徐養田先生事略〉 〈教育當有之目標〉 〈全國無天主教學校及當進行之一舉〉 〈怎樣做一個教友〉、〈孫中山先生與教會〉 〈天主學校不能放棄之三自由〉、〈宗教之定義〉 〈教育可無宗教信仰嗎〉 〈天主學校當有之準備〉、〈上海文定公與倭寇〉、〈超性德能總論〉 〈三民主義與天主教學校〉、〈社會學引言〉、〈超性德能總論〉 〈栽培編著人材〉
1931 年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第 8 期 第 9 期 第 10 期 第 11 期 第 12 期	〈本社之注意點〉、〈國家之任務〉、〈超性德能總論〉 〈怎樣做一個教友〉 〈統一聖教會人名地名之譯名〉、〈家庭為國族民族之保障〉 〈論天主教之教育權得產權〉、〈有權者當知如何用權無權者當知如何服權〉 〈教育職業化〉 〈教皇良十三世勞工通牒四十周紀念〉、〈人民為國家負義務國家當保護其權利〉 〈論投稿之我見〉、〈政府治民不能不知之事情〉 〈民權〉、〈哲學淺談〉 〈自由平等〉、〈國際關係當知之原理〉 〈多設公教學校以栽培人才〉、〈組成國家之核心〉 〈嚴厲取締不良刊物〉、〈國家進展之程式〉、〈江蘇省傳教史略〉 〈當怎樣實行教皇良十三世勞工通牒四十周紀念〉、〈各等社會之組成〉
1932 年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第 8 期 第 9 期 第 10 期	〈籌備三百五十年傳教紀念週之我見〉、〈聖方濟各沙勿略眼中的日本〉、〈新思潮雜評〉 〈惟有天主教之十誡能醫人心病〉、〈宗教之起源〉、〈新思潮雜評〉 〈教友當有扶助傳教之精神〉、〈聖教會與個人與國家與國際之關係〉、〈北平遊記〉(第 3-7 期)、〈新思潮雜評〉 〈基利斯當國民愛國心當根於基利斯督〉 〈世界上有一超越的上智宰制群倫〉 〈人有根於其性而來之所有權〉 〈立國為民求福〉 〈培植青年與傳教之關係〉、〈遺產論〉 〈教中小學當積極教授語體文〉、〈勞動概論〉、〈新思潮雜評〉 〈鼓勉教友熱心社會事業〉、〈勞動契約〉、〈新思潮雜評〉

	第 11 期 第 12 期	〈公理為造物主用以宰制群論〉、〈工資概論〉、〈新思潮雜評〉 〈人當怎樣求真福〉、〈資本概論〉
1933 年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第 8 期 第 9 期 第 10 期	卷頭語、〈開教肇慶建堂三百五十週年奉教閣老去世三百週年〉 〈我國傳教的新趨向〉 〈風俗論〉、〈對於公教學校幾個感想〉 〈論譯經〉、〈李之藻的名理探〉、〈經濟學思想史概觀〉 〈勗公教進行會〉、〈經濟學思想史概觀〉、〈廣設學校以提高教友社會上的地位〉 〈全國祈禱總動員的我見〉、〈我們該當重視公教學校〉、〈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書摘要〉 〈組織社會之生活素〉、〈經濟學思想史概觀〉 〈公教教士當怎樣注意中國地方誌〉 〈天主教怎樣解決社會問題〉 〈奉教閣老的傳略〉、〈奉教閣老與聖教〉、〈奉教閣老與家庭〉、〈奉教閣老與民族〉、〈奉教閣老之政治經濟〉、〈奉教閣老與科學〉、〈奉教閣老著作的存佚〉、〈徐上海軼事〉、〈徐閣老的舊宅——九間樓〉、〈利瑪竇以學問為傳教之法〉、〈徐文定公軼事〉、〈徐文定公的子和孫男孫女〉、〈徐文定公遺產、第宅園林、墳墓、宗祠、閣老坊〉
1934 年	第 1 期 第 5 期 第 11 期 第 12 期	〈提倡公教編譯社的我見〉 〈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文彙編〉 〈全國公教會急宜成立〉 〈全國教友當有團體之組織〉、〈信箱：三論彌撒〉
1935 年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第 7 期 第 8 期 第 9 期 第 10 期 第 11 期 第 12 期	〈訓練教友〉、〈明末清初西士與吾國學者所著書概論〉、〈隨筆、信箱：論刊物〉 〈訓練教友知識〉、〈隨筆、信箱：論電影、論婦女服裝〉 〈訓練教友熱心〉、〈這樣做賢妻良母〉、〈隨筆、信箱：論罷工、論大小齋〉 〈訓練教友之道德〉、〈隨筆、信箱：論聖事、論跳舞〉 〈訓練教友工作〉、〈宗教為人類所必要論〉、〈隨筆、信箱：二論聖事：論聖洗〉 〈教友要充實自己〉、〈真教之尋索〉、〈隨筆、信箱：聖洗〉 〈我〉、〈隨筆、信箱〉 〈非我〉、〈近十年來天主教與我國之狀況〉、〈隨筆、信箱〉 〈祝全國公教進行會代表大會〉、〈耶穌所立之羅馬公教為真教〉、〈隨筆、信箱〉 〈公教青年思想問題〉、〈洛陽遊記〉、〈隨筆、信箱〉 〈洛陽遊記〉、〈隨筆、信箱〉 〈羅馬公教道理之研究〉、〈洛陽遊記〉、〈隨筆、信箱〉
1936 年	第 1 期  第 2 期	〈敬告愛護本志者〉、〈中國傳教得力於學術之歷史觀〉、〈洛陽遊記〉、〈隨筆、信箱〉 〈公青年之訓練〉、〈許纘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對於公教報紙的感想〉、〈蕪湖安慶途中的雜感〉、〈隨筆、信箱〉

	第3期	〈 <u>訓練公青思想</u> 〉、〈天主教對於中國社會問題所演之實效〉、〈隨筆〉
	第4期	〈 <u>訓練公青志願</u> 〉、〈開封猶太教概論〉、〈隨筆、信箱〉
	第5期	〈 <u>訓練公青道德</u> 〉、〈太平天國之宗教〉、〈隨筆、信箱〉
	第6期	〈 <u>訓練公青作事</u> 〉、〈唐景教碑出土史略〉、〈隨筆、信箱〉
	第7期	〈 <u>傳教總動員運動</u> 〉、〈唐景教論〉、〈關於太平天國之幾種書籍〉、〈隨筆、信箱〉
	第8期	〈 <u>訓練教友傳教</u> 〉、〈羅馬教廷與蒙古通使史略〉、〈隨筆、信箱〉
	第9期	〈元代之聶斯脫離異教〉、〈徐文定公毛詩六帖發現記〉
	第10期	〈 <u>提倡公教學校</u> 〉、〈徐文定公之科學觀〉、〈隨筆、信箱〉
	第11期	〈 <u>吾人對於中國革新之希望</u> 〉、〈聖教經言有文學之價值〉、〈羅馬公教道德之研究〉、〈皈依羅馬公教之程式〉
	第12期	〈 <u>本志二十五週年紀念</u> 〉、〈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李問漁司鐸逝世二十五年紀念〉、〈李問漁司鐸家屬訪問記〉、〈創辦本志的潘秋麓司鐸〉、〈二十五年來本志在思想界上之威權〉
1937年	第1期	〈編者語〉
	第2期	〈編者語〉
	第3期	〈編者語〉
	第4期	〈編者語〉、〈明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雜談菲律賓及馬尼刺〉
	第5期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馬尼刺舉行之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
	第6期	〈中國天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教皇庇護第十一世攻斥共產主義通牒意撮〉
	第7期	〈雍乾嘉道時之天主教〉、〈教皇庇護第十一世致德國主教曹之通牒〉
	第8期	〈專刊〉〈墨井道人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
	第9期	〈中國傳教史之感想〉、〈中國傳教史——自鴉片戰爭至今日〉
	第10期	〈 <u>抗戰時期中吾人之祈禱</u> 〉、〈明清之際中國整個學術思想之革新〉
	第11期	〈 <u>對於戰爭我人應有之思想</u> 〉、〈戰爭與愛國〉
	第12期	〈 <u>戰爭時期我人當有之盼望</u> 〉、〈天主上智亭毒中之戰爭〉
1938年	第1期	〈 <u>對於戰爭我們當抱樂觀</u> 〉、〈戰爭論〉、〈少男少女在成年時期身心方面之變化〉、〈信箱、隨筆〉
	第2期	〈何謂童貞〉
	第3期	〈 <u>這樣忍受痛苦心</u> 〉、〈國際關係論〉
	第4期	〈 <u>怎樣過耶穌復活瞻禮</u> 〉、〈明清之際中國整個學術思想革新〉
	第5期	〈 <u>三十四屆國際聖體大會祝壽</u> 〉、〈明清之際中國整個學術思想革新〉
	第6期	〈 <u>公教公共和法西斯派反共底分別</u> 〉、〈崇禎曆書〉
	第7期	〈 <u>中華民國之革新</u> 〉、〈中國文化西浙之介紹者〉
	第8期	〈馬克斯共產主義譯述〉、〈隨筆〉

〔註〕其下劃線的文章為每期雜誌以“編者”署名的小短訊

## 【註】

- (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 1988 年，頁 286。
- (2) 孫金富等主編：《上海宗教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1 年，頁 706。
- (3) 吳經熊：《超越東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 7 月序。
- (4) 如學者顧長聲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中，在談到當時天主教會對於北洋軍閥政府的態度時，就引用了《聖教雜誌》1923 年 11 月和 1924 年 8 月上關於剛恆毅以教廷專使身份觀見 1923 年通過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的報道；在談到近代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歷史時，就引用了《聖教雜誌》上 1924 年、1929 年的一些教務報道。學者顧衛民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一書，在談到羅馬教廷對於中國天主教徒參加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事件的態度時，就引用《聖教雜誌》1919 年 11 月報道當時教務巡閱使光若翰到中國的一些聲明等；1924 年 5 月至 6 月剛恆毅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天主教史第一次主教會議，該書就引用《聖教雜誌》1924 年 7 月的《中華全國主教公會專號》；關於中國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籍主教、神父、修女的人數就引用了雜誌上徐宗澤的〈近十年來天主教在我國之狀況〉一文。華中師範大學 2003 年王薇佳的博士學位論文《獨闢蹊徑：一所與眾不同的大學——上海震旦大學研究（1903-1952）》就引用了不少《聖教雜誌》上關於震旦大學成立情況的報道及當時教會的一些教育政策等。
- (5) (6) 湯開建、陳文源：〈陳垣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暨南學報》2002 年 5 月。
- (7) (8) [奧地利] 雷立柏：《論基督之大與小：1900-1950 年華人智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頁 216。
- (9) 李問漁（1840-1911），江蘇南匯（今屬上海浦東）人，1862 年入耶穌會，1869 年晉陞神父。
- (10) 阮仁澤、高振農：《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7 月，頁 705。
- (11)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 年 4 月，頁 416，頁 428，頁 429，頁 436。
- (12) 李天綱：〈新耶穌會與徐家匯文化事業〉，見朱維錚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13) 潘谷聲（1867-1921），字秋麓，洗名若翰保第斯大，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後遷居上海董家渡。自幼聰穎，號稱“神童”。12 歲就學徐匯公學。清光緒十年（1884）入修道院，攻讀神哲學。五年後入耶穌會，光緒二十四歲晉陞神父。曾任徐匯公學校長、震旦大學副校長。清宣統三年（1911），接任《聖心報》主編。
- (14) 在《聖教雜誌》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主要有以下一些教會人士：丁宗傑（教區神父）、趙石經、沈造新、沈公佈、沈建成、沈良能、沈曾安、沈欽造、沈錫元、沈才俊、沈則寬、朱者赤、朱佐豪、吳應楓、王昌祉、花友蘭、衛青心、丁義華、李書華、黎正甫、毛步歐、毛維新、俞伯祿、周溶良、楊堤（安慶教區）修士、方豪、蕭公權、華封老人（馬相伯）、靈芬女士、秉直、惠濟良、成主教、李秋（問漁）、陸徵竺、可楨、潘光旦。還有許多文章的作者用教名來署名，如盤谷、盤石、盤溪、若瑟、秉直、止之、躬耕子等，因為教名存在相同的可能性，而這些教名對應的真實人名，我們現在無從考證。
- (15) 〈公教友之熱心救國〉，《聖教雜誌》1913 年。
- (16) 《聖教雜誌》，1919 年 11 月。
- (17) 徐宗澤：〈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聖教雜誌》，1936 年，第 12 期。
- (18) 徐宗澤：〈第十四年之聖教雜誌〉，《聖教雜誌》，1925 年，第 1 期。
- (19) 徐宗澤：〈聖教雜誌之主張〉，《聖教雜誌》，1928 年，第 1 期。
- (20) 徐宗澤：〈本社之懷抱〉，《聖教雜誌》，1930 年，第 1 期。
- (21) 查時傑：〈民國基督教會史（三）非基督教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臺大歷史系學報》，第 10、11 期合刊抽印本，頁 388-401。
- (22) 成和德：〈中華公教進行會之演變史〉，《聖教雜誌》，1935 年，第 12 期。
- (23) 顧衛民：《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東方出版社，2000 年，頁 141-153。
- (24)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頁 2573。
- (25) 李天綱：〈新耶穌會與徐家匯文化事業〉，朱維錚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171。
- (25) 陳秋堂：〈因聖心報徵文引起的一點小感想〉，《聖心報》，1937 年 1 月 1 日。
- (26) (27) 徐宗澤：〈對於公教報紙的感想〉，《聖教雜誌》，1936 年 2 月。
- (28)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記》，中華書局，1988 年，頁 323。
- (29) (30) 《方豪六十自定稿》，頁 2572。又見李東華著：《方豪先生年譜》國史館印行，2001 年，頁 63。